

## 漁場

漁場是餐廳，賣台菜，大部分接些團客。家族企業，大哥二哥三哥全住在餐廳和園區旁邊，辦公室對面的一間別緻大器的透天厝。有個菲傭麗娜，但她不會做飯，常睡到中午才跑來廚房跟邱哥要菜，找阿香姐殺雞。這我都知道，我還知道他們是基督徒，餐廳門口還貼著取自《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的句子

「一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這句子最近還被取為一首好詩的名字，想給你看，但你又得去那裡，為這週的飯錢上班。

蝦子多得像蟲，廉價藍色褪成藍白色的塑膠籃，滿滿一整籃，蠕動著，你說你要拔光他們的鬚，才能吃早飯，好不舒服的一餐早飯。剛剛抽個菸，邱哥就從旁邊冒出來要你搞蝦，他依然他媽的他媽的叫，你知道那是「謝啦」、「拜託」之類的意思，心裡想笑。悠悠走過烤台和魚池中間的走廊，你墊起腳尖卻還是賤起一灘積水噴得滿腳，他媽的，這種水泥不全然平面的地板排水很難，排水更難，你漁場他媽賺那麼多錢怎麼不換一換。幹，你真的越來越像邱哥。阿香姐弓腰叨根菸，鏟土一樣的節奏，劃著撈網丟了上午預定的所有吳郭魚在地上，整個烤區啪啪響，她只默默拿著根大棒子打他們的頭，每次一下，聽到擊中和跳動的聲響，越來越少，最後全部安靜的放進烤箱，留一地血，和打勾的白單。還真不想拔蝦鬚。

洗碗檯的水為了洗蜆仔必須開著讓它一直流，以此賤出的濃濃濕氣總會沾溼褲子，讓腳踝至腳脛又黏又涼，過一陣子更會開始發酵，臭掉。蜆池、魚池、廚餘和豬寮混合而成的有機氣息，濃烈得天然，是一種無法屏棄只好接受的阻撓，漁場裡能留下來上班的幾乎都早已聞慣，別人不知道，但你就是嗅兩年了，也依然討厭那味道。

上次在房間的陽台抽菸，因為全身太臭而不想動的緣故，只好一直動腦，我跟你說這種事寫成小說適合，你偏不聽，老要寫如詩又不詩，似小說也不小說，主觀意識過度潛藏在語言的延展性裡頭，沒有鏗鏘的聲響，詩語言的意象流動缺乏倒影的彩度，敘事又不夠精緻，只能搔抓著事物本質的表皮，還帶著囉唆的口氣進行客觀敘述，這種如漁場生活般質地模糊的壞散文，你還是算了吧。你本來就是個粗俗的人，你要知道，散文沒什麼好裝的，那會讓人討厭。

來花蓮之後，才開始真正的念文學，上班，為了一點點錢，常常讓自己不開心，全世界也不開心，漁場一日工時十二小時，其中兩小時供餐計薪，有勞健保、時薪一百二十起，缺錢的人來了就走不開，有好多僑生在這裏，緬甸的中興二十好幾才來台灣念大學，跟你同期來的，現在已經是上班長，動作幹練，戰亂的孩子，他總能說出很多你沒見過的生命的样子，比如怎麼躲突然的槍戰，比如怎麼殺蛇之類的，相較之下，你顯然並不幹練。但應該還不算太糟，你想起那些有衣食父母的同學的容貌。你想起我，獨立思考的知識份子，唱作皆能的創作人，你想，你不去想一些同學的容貌了，也突然忘記草東的主唱其實只大你兩歲，你就是這個樣子。你自己也討厭這種味道，可是生命真實的樣子叫人無法屏棄(儘管許多人都屏棄了)，當你知道世界上有個叫太宰治的傢伙時，這種討厭反而成爲一種必然的條件，不然你一不知道怎麼羞辱自己和鄙視自己，就不懂得怎麼安慰，更不會愛人了。

大哥家的菲傭麗娜拿了一隻蟹來，你才從煙霧裡的陽台驚醒。大家瞧著，阿香姐說她不殺生的，工讀生都抖成一種蝦子狀笑著，互相搭過對方的肩膀，只有邱哥沒有笑，他拿著菜刀邊揮邊講。

「你他媽早上殺了他媽幾條魚？你不殺生！」

這種語氣強烈的質問是他們的樂趣，除此之外還會開開黃腔，職場性騷擾啊，把

同志病理化啊之類的，這裡的同志工讀生很少，對這些真的都不以為意，這種惡劣的幽默似乎比嚴肅的回以知性思考更能化解一些彼此的不解，有時候直男也會被同志開黃腔，他們通常都措手不及，只能吊著下顎笑念一聲靠。總之，這裡從廚房阿姨到各個工讀生、廚師、櫃檯阿姨，每個人的生命脈絡和知識基礎，甚至至理解能力都非常不同。雖然常為了計較一些小事而拿出菜刀，也常有辱罵對方祖籍的狀況(內場有兩個陸籍配偶)，但各自為了這份能維持生存的工作，大部份時間都再幽默裡度過，有些懷疑，會不會就連計較和爭吵也只是因為無聊而已。畢竟切菜殺雞這樣的事做了半輩子，一定得讓腦子裡有些事才能感到有趣。

工讀生和邱哥一直噏阿香姐，終於說動她，她拿出剪刀剪開鰲殼和鰲肚的側面，血開始噴，鰲的四隻腳像自由式一樣不停抖動著，它的身體漸漸被分成兩半，內臟被擠壓出來，飯口偉良僵硬的笑著，才擠出一句「那是他的蛋嗎？」阿香姐就笑著問他要吃嗎，很補喔，晚上蹦蹦叫之類的話。你跑了出來，裡盡是那些內臟跟被劃開的龜肚和龜殼。修澄說上禮拜也殺鰲，殺殺殺，鰲一直掙扎，突然咬到阿香姐的手指，阿香姐便把牠的頭剃下來，中興拿著紙杯裝了牠的血，乾了，頭在垃圾頭裡面，據說也很補。

大家陷入不懷好意的沈默，所有關於動物的論述都在腦袋裡遊蕩著。你沒辦法忽視人類宰制於食物鏈的現況，或者接近偽善的批評由殺戮而來的食物。也沒有辦法將動物以人類的標準來衡量他們生命的價值，有好多確定的立場都沒有辦法，你好像從來了漁場之後，就沒有家了，思考越趨複雜，你對生命真實的樣子，除了接受，根本下不定論，只是不停的找，你也不懂得什麼是討厭了，也不懂得什麼是喜歡。你打算回那個空間裡的家，縱然找不到心裡的，也至少還有漁場，漁場有你從沒見識過的世界，一部份的真相。

「我們在原野上找一面牆。」

「我們在標籤裡找方向。」

「我們在廢墟般的垃圾裡找一塊紅磚。」

「我們在工整的巷子裡找 —— 」

「家 —— ？」

下班了，我知道你想要有隻貓在臉旁窩著，陪你睡覺，如果還能抱著小狗更好，但其實可以的話，你並不想養他們。這我也知道，你害怕比較紮實的東西，像是責任，期待，就特別能嚇著你。所以事實是你沒有狗，也沒有貓，只是看別人抱而已，就喜歡得不行。那你的寂寞怎麼辦呢，尤其癢不可耐的兩只耳朵怎麼辦，日益嚴重，時時從很裡頭的體內流出污黃不堪的溼垢，早說了那些怪歌只能算是釋痛針，而且世上其實也沒有這種針，我好怕你就此耽溺於這樣惡性循環的癮，還以為那樣是唯美的。你記得嗎，有幾次我出來陪你坐著聽歌，竟然一起被奪走了眼淚，從那之後我就不想陪你了，我躲起來，希望難過的時候還能哭泣。

你的心裡沒有家，害我也沒有家。漁場裡不受歡迎的歌，你就到這放。這些壞歌總讓末日將至，堯十三或草東，偶爾有萬青，但一定每次都有馬頌。伴很輕的音量，你早這樣睡慣了，我輕輕對你說：「請記得拉上窗簾，難免有光，打進你眼睛。」我奮不顧身愛你，你卻不自愛，就如你所願，隔天還是要上班。

「—— 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